

宗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靜修學業表

劉因

烏沖

號鄭城門人
江漢別傳

郝庸

李道恒

劉君舉

李天麓

林起宗

杜蕭

私淑
安熙

弟煦

李士興

蘇天爵

楊俊民

子復

孫秉鈞

滕安上
靜修講友

王文淵

子構

孫秉彝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為一派戴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

靜修學案

梓材案靜修傳黎洲本附北方學案
謝山序錄始別為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為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因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為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

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晷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杜詳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靜修文集
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為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非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然開太平者邪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

子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勅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為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為作祠記則曰文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眾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予蓋不盡以為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為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為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為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為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為兩家皆

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
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
之義也豈有身為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
元之不足有為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天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
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為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
爵以為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
吾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
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
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
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
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
才到天中萬國明則藝祖詩也

其題理宗詩卷曰

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
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
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出中人曰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明殿古墨
詩曰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驚溪練書事詩

日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沂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詠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涯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詠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樸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己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饑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為問莽大夫何如

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觀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東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詠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冢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耄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也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

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為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藝語哉

靜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勝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為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為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文穆有東庵彙行于世

參姓譜

粹材護素姚牧庵為先生墓碣云此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剛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難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為作退齋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

趙硯再傳

秘書烏存齋先生冲

烏冲字叔備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汴家馬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席凜若寒士為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勝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

近學者爭歸之真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

參蘇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

終潁川守

補

李先生道恒

李道恒口口人靜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

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為己任初受舉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即勸以詩云節義高于古功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偽之辨確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麓

李天麓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魯庵家說

補

提舉杜先生蕭

杜蕭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為誌其壙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廊之以高明屬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修

粹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為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氏特學侶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鄭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東鈞東韓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

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

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東鈞秉彝俱世其學

參汲溪文集

默庵家學

趙硯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照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為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

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藁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導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為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為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真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何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為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為莫逆既而去為御史正傳為作靜思齋記

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潯川學者

草廬學案表

吳澄

孫當

程徽庵戴泉
溪程月巖門

元明善

雙峯再傳

虞集

勉齋宏齊南
溪三傳

晦翁清江四
傳

象山私淑

王守誠

附師傳古直

蘇天爵

別見靜修學案

劉霖

李擴

見上草廬門人

陳伯柔

見上草廬門人

熊本

見上草廬門人

烏本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衆仲講友

鄭桓

別見師山學案

貢師泰

鮑恂

藍光

夏友蘭

袁明善

黃極

子寶

李本

祖榮

父伯源

從父李淵

李棟

朱夏

黎仲基

王彰

王梁

楊準

李心原

皮晉